



289.大节不亏

清康熙五十年(1711年),皇上就官员清廉发表谈话:“封疆重臣,当察其大节,琐屑小事,不可苛求。尝见不饮酒之人,必欲人不用,此皆不可。朕不用烟酒,也没有查禁天下烟酒者。官之清廉,要看大节,不在受礼不受礼。张鹏翮(河道总督)是清官,但照收人家礼物。朕非不知,不追究罢了!”

290.石不听话

有专家为明末皇帝崇祯翻案,否认崇祯皇帝是昏君。那就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来判断吧。皇官大殿需要巨石做台阶,采办人员费尽千辛万苦将一批石料运抵京城,到地方才发现,石料太厚太宽,进不了皇宫午门。太监为了推卸责任,报告崇祯皇帝说:“此石不肯入午门。”皇上大怒下旨:“打此石六十御棍!”又有一次,崇祯皇帝大意坠马,下旨打马三十棍。

291.宴请老臣

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三月,时逢皇上六十大寿。康熙在皇宫宴请六十五岁以上现任和退休汉族官员四千二百四十人;三天后,又在皇宫宴请六十五岁以上满蒙现任或退休官员二千六百零五人。皇上特意下旨:宴会期间,皇子皇孙将为诸位老同志敬酒致意,大家不必起立。几天后,皇上又设宴款待各位老臣的家属。

292.高考政审

宋朝人参加高考须填政审表,且朝代不同内容不一。宋初,须填“情况属实,绝无假冒伪碍”等内容;王安石变法实施后,考生须填是否属“元祐党人”(反对变法);蔡京、童贯被诛后,考生须填是否“蔡童亲属”……就如同上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填表时须确认家庭出身“贫农或地主”一样。

293.嘴上没毛

古时选拔人才,是否看重年龄?这得看皇上的态度。清雍正年间,进士杨廷镜参加殿试时年已半百且胡须茂密。皇上次日在皇宫瀛台再次召见新科人才时,发现杨廷镜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,遂大为不满说:“国家是选人才,不是选小伙子!”宋初江西萍乡人何朝宗十八岁考中状元,宋太祖接见他时说:“你连胡子都没长出来,应该继续读书。”何朝宗只好回乡继续苦读。

(老白)

投稿/邮箱

ycky2013@qq.com

“老弟啊,你真是我们的救星啊!”他边说边哭:“那天,老父亲突然犯病,我着急慌忙去公社换了粮食换了粮票,谁知道,急中出错,到家才发现刚换的粮票丢了。父亲病情紧急,只好先来医院。到了省城,才发现没有粮票连饭都买不来。这几天都是病房的室友们接济着我们。”

父亲把粮票交到伯伯手中,如释重负地笑了,搓着手说:“这下可好了!”

后来,那位伯伯专程到我家感谢,我们两家也因此成了朋友。再后来,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陶伯伯每每提起这件事都感激不尽,说父亲不远百里送还的粮票救了他们的命,这份“粮心”是无价之宝呢!父亲的拾金不昧也影响着我的一生。

里,对我们说:“你们谁也不许动这些粮票。”

第三天,父亲又接着到十几里外的陶村询问。有一户人家听了父亲的询问后,说:“我们倒是听说村里陶叔家丢了粮票。但是他父亲去郑州住院了,不知道是不是他家丢的。”父亲赶紧详细询问了他们郑州住院的医院名字和地址。

转眼,我该到学校报到了,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执意要送我。等办完入学手续,父亲向老师打听那所医院的地址,我知道父亲还惦记着粮票的事,怕父亲走丢,就跟老师请了假陪父亲一起去找。

我们边走边问,转了三趟公交车才找到那家医院。当听说我们是专程找丢粮票的失主时,病房里那位伯伯拉着父亲的手哭了:

的粮票,心里一阵狂喜,忙捡起来给了父亲:“爸,粮票,足足有一百斤。这下,可救了咱家的急了!”父亲接过粮票说:“丢的人可要急死了,咱们在这等等,看有没有人回来找。”

炎炎烈日下,父亲一直蹲在公社门口等。直到天黑,也没有等到失主。第二天,父亲说:“粮票丢在公社门口,肯定是来卖粮食的人丢的,我得去公社问问。”父亲又去了公社,让公社的人帮忙查看了那几天来卖粮的所有记录。父亲筛选了和捡到粮票数量相似的十几户人家,记下他们的地址,冒着酷暑走街串户——上门询问。

问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失主。乡亲们劝父亲说:“为了闺女上学,你把家里口粮都卖了,你们家今后吃啥?这些粮票是老天爷赏赐的,又不是偷的抢的,怕啥?”父亲笑笑没有说话,把粮票锁进抽屉

周末,收拾书柜,突然发现一张发黄的粮票,藏在心底里的记忆一下子萦绕脑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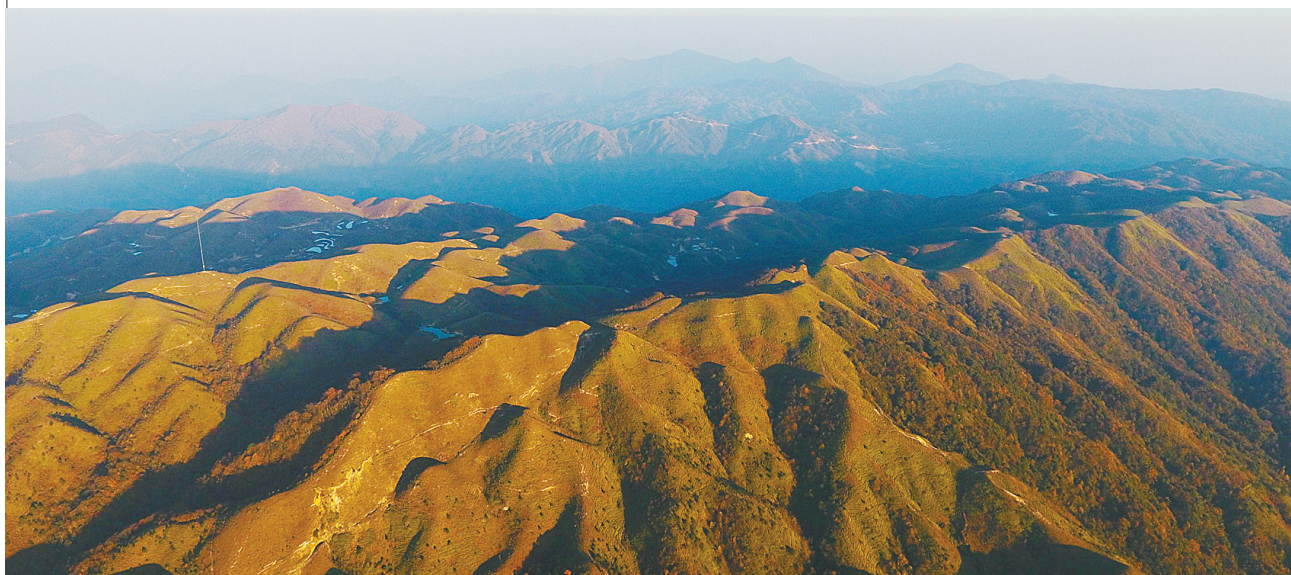
30多年前,我收到省城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父母又喜又忧,喜的是他们亲爱的女儿成为村上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女孩子,忧的是学费和粮票还没有着落。

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,学费还没凑齐。那天晚上,父母屋里的灯一夜没关。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父亲从粮囤里把全家的口粮灌进口袋,装上架子车往镇上拉。我拦住父亲:“爸,卖了口粮,咱们吃什么呀?”父亲说:“你只要好好读书,这些你别操心。”我只好默默跟在父亲身后。等公社的工作人员验收称重完毕,父亲边擦汗边数着钱和粮票,嘴里喃喃着:“这下好了!”

就在我们转身要走时,我看见路边躺着一卷花花绿绿

孙利芳(河南汝州)

「粮」心无价



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一天到晚奔波于各种聚会及各种交际场合的人,有时下班后即使只想瘫倒在地,但为了朋友的邀约,也得打起精神兴高采烈地赶过去,人生好似就是在一趟接着一趟的赶趟儿中度过的。

其实,真正的朋友有几个呢?答案是真不多。渐渐地,当曲终人散之后回到家才发现,除了累之外,还平添了一份说不出的孤独与空虚,这交的朋友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

应酬罢了。

很多时候,人们都是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。走得近的好处是熟悉,近的坏处就是太熟悉。仔细想想,领导身边的红人,瞬间变臭的多得去了;即使是深爱的恋人,后来各奔东西的也多得去了。有时适当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或许比彼此间一览无余要好上很多,你陌生一些,别人可能尊重你,敬畏你,走得太过近,其结局可能就与之相反。

难怪古人说:“君子之交

淡如水。”真正的朋友就像一本书或一部电影,他会给你带来一种神秘而特殊的感觉,就像磁场一般将你吸引,没有在一起猜拳喝酒的那种豪迈,有的却是相似的才情,相通的趣味,淡雅中沁人心脾。

德不孤,必有邻。不怕没有朋友,只要做好自己,自然会交到真正的朋友,更何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士大夫俞伯牙只肯为钟子期弹琴,他死了,就把琴摔了,因为朋友间这相通的人生密码没人再懂,弹琴

又有什么意义呢?卡夫卡生前并没有发表多少作品,临死前他要求好朋友布洛德帮他毁掉一切文字材料,然而布洛德“背叛”了他将遗稿整理出版,因为布洛德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卡夫卡,应该把最伟大的卡夫卡呈现在世人面前,这是人们愿意看到的。真正的朋友,价值比黄金更珍贵,比美酒更香醇。

在这个世界上,不怕没有朋友,怕的是有一大堆朋友,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

龚德位(贵州遵义)

真正的朋友

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,对油腻中年大叔的定义是:“皮肤松散,大腹便便,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枸杞,满面油光,不修边幅,偶尔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。”我身边就有很多中年人,一不小心就沾上了油腻味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夫妻俩在农村中学教书。刚结婚的那几年,为了能进城他们也是够拼了,经常充电补充新知识,不断提高教学技能。只要有机会哪怕是一次试讲也不放过。后来真应了“有志者,事竟成”,夫妻俩先后调入县城中学。不用早出晚归后,生活一下子变安逸了,再加上添了孩子,朋友的生

活轨迹渐渐发生改变。以前喜欢去户外运动,去钓鱼,去周边县市转转,现在都取消了,甚至是每天晚上的散步也是断断续续的。不到几年时间,朋友胖了很多,都说他发福了。发福了的朋友,更是不喜欢运动,放假了宅在家里用游戏打发时间。我几次在路上碰见朋友,他骑着电动车送孩子,穿着臃肿的衣服,胡子拉碴的,边骑着车嘴里还在嚼着什么。我们有几次聚会,都曾邀请朋友参加,但他一次也没有赴约,说是有事。有次为职称的事,专门去告诉他要精心准备,朋友却表示无所谓。他说:“现在就已经很好了,不想再

去追求新的东西,怕麻烦。”我知道,步入中年后的朋友,已经没有了多少前进的动力,他被岁月已经磨得没有了棱角。也许,这就是中年大叔的油腻吧。

在朋友圈偶然看到这么一段话:“都这个年纪了,该好好享受余生了,还那么折腾干啥?”我当时一怔,发朋友圈的这位也就三十出头,为什么就说要享受余生了呢,不由自主就想到“油腻的中年”。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想着开始以后六十岁的生活,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悲哀。

我非常担心不知不觉中,变得和我朋友一样油腻。享受生活没错,但不能把享受当

作得过且过的借口。我一直在努力,避免自己油腻。每天早晨五千米慢跑,是我的规定动作,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,我充分享受了运动带来的快乐。每天上班前,我都要把自己收拾干净才出去,决不让自己变得邋遢。我坚持不油腻,纵然岁月油腻了我的身体,却不曾油腻过我的灵魂。我经常做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,如到医院做义工,到福利院做护理,到特教学校和孩子们做游戏等。我坚持读书和写作,读书陶冶情操,写作是生活的一种打开方式。

人到中年不油腻,才觉得起来世间走一遭的自己。

赵自力(湖北红安)

人到中年不油腻